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外集卷三

詳校官檢討臣劉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余嘉穎

御定歷代賦彙外集卷三

言志

豪士賦有序

晉 陸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

之業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繫哀響也是故苟時
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
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葢得之於時勢
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
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
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
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
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

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忼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於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

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没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喆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宫警守以崇不畜

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盻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末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禄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狥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

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覧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髙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

世有豪士兮遭國顛沛攝窮運之歸期當衆通之所會

苟時至而理盡譬摧枯而振敗因天地以運動恒才瑣而功大於是禮極上典服盡暉崇儀壮辰以葺宇實蘭室而桂宮撫玉衡於樞極運萬物乎掌中伊天道之剛健猶時至而必謽日罔中而弗戾月何盈而不闕襲覆車之危軌笑前乘之去穴若知險而退止趨歸蕃而自戢推璇璣以長謝顧萬物而高揖託浮雲以邁志豈咎吝之能集擠為山以自隕歎禍至於莫及

士不遇賦

漢 董仲舒

嗚呼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憂歟不期禄矣皇皇匪寧祇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日三省於吾身兮猶懷進退之維谷彼實繁之有徒兮指其白而為黑目信嫮而視眇兮口信辯而言訥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

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嗤其不容退洗心而内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亷士亦焭焭而靡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務光遁跡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其猶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云遠兮疑荒塗而難踐憚君子之於行兮誡三日而不飯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

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昭同人而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蘄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

悲士不遇賦

漢 司馬遷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己而復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

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闊兮人理顯然相傾奪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惡賤哲之亂也昭昭洞達胷中豁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没世無聞古人唯恥朝聞夕死孰云其否逆順還周乍没乍起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然終歸一矣

感士不遇賦 有序

晉 陶潛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

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羣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

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祇修以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慜馮叟於郎署賴魏守以納計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矧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悲董相之

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慼詰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投老以長饑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椁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慼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動衆人之悲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

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昧疇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軒冕之非榮豈緼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惜士不遇賦有序

明　伍瑞隆

古人之出處也由已今人之出處也由人由人者招之則來麾之則去由已者無心於功名道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其實非由已也由道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豈非由己由道之明訓哉惟其間有遇不遇存焉惟人之用舍世之理亂同一感恩也而大小異一知己也而淺深異當時孔子非不攝行相事孟子非不為卿而要不可以為遇也自肅皇帝始致辨於王皇二字之義尊之為師而至聖大賢始一遇於千古之下耳夫遇者非由智非由力非由期約非由揣摩而忽然遇之之謂曰遇主於巷又曰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此

遇之義也古人之行不一矣或出或處或黙或語豈不亦紛然其轍哉而其間高爵厚禄未必賢一命不沾未必不肖遇者一言之義亦可容於暴主之朝不遇者全行之瑜而不免棄於聖人之世故或以大德而制於小德或以長才而困於短才或以經濟而屈於技能或以文章而劣於佞幸或以廉謹而棄於多慾或以高開而擯於喧嚻此在天則為時在人則為命馮唐李廣兩無可爭當是之時規不必圓矩不必方準不必平繩不必

直吉凶悔吝懸於奸邪僉小之手自非有至人者揭日月而行將萬古如長夜耳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也而使不遇仲尼則不過東魯之逐臣與西山之餓殍此卞和所以抱泣而務光所以沉淵也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之時義大矣哉董仲舒儒者所為士不遇賦哀思傷毒司馬遷繼為悲士不遇賦陶潛又為感士不遇賦千古悲涼倡和欲絕余生也晚無

三子之才而浮於三子之遇因援筆而續其篇使後之君子鑒余之志哀余之命而因以弔三子之魂云爾賦曰

噫惜乎傷心哉士之不遇若涉川之無舟若遠行之失路欲進不可欲退未能望河山而隕涕弔風物而傷神況安危之靡定屬貧賤而無親譬在鳥而為鳳超丹穴而高飛却掩九苞而自晦與烏雀而同歸譬在器而為琴張金玉而迴軫却寂寞乎朱絃避秦筝之豔引譬在

馬而為駿輕千里之行塵郤不逢於伯樂服鹽車而苦
辛譬在龍而為惕恨進修之未能郤德業之方成屬躍
飛之屢更譬在衣而為領挈襟帶以無餘郤値綱維之
廢空存懐袖之書譬在水而為海挹百川而會歸郤要
荒而見棄藏蛟龍而莫知譬在山而為岱恣七十君之
迭主郤一謝於秦皇永難期於漢武譬在金而為鐵發
干鏌之雄鋒郤埋光於豐獄空流影於長虹譬在土而
為石亘五岳而骨起郤守其硜硜之節莫顯其巖巖之

理譬在草而為蘭迴秋風而獨遠却閉阿嬌於長門而謝陳王於秋阪譬在木而為松歷隆寒而不凋却一落乎澗底誰引手於青霄譬在氣而為風洗天門於九重却閶闔之深閑扇霾陰於四封譬在室而為棟抗一木而支厦詎炎炎之將頹致隆隆之撓下譬在樹而為果剥方窮而復新却失輿於君子反得廬於小人譬在筆而為毫寫鬚眉於影響却墨海之無波絕兔鋒之蕭爽譬在體而為眼攝一身之光明却浮雲之蔽日望長安

而涕零登蒼天而高舉兮乘衆氣而徜徉一覽而知山河之本末再覽而周天地之圓方彼帝皇王伯之各有所師兮豈日月星辰之靡有所將不降其志兮不辱其身夷齊以還兮更屬何人悲哉連與惠之中倫中慮幸哉虞與逸之中權中清仕止久速不可以預期兮往復平陂不可以力爭掩雲霞於天路吸沆瀣於瑶京諒斯人之飛舉豈僕病而未能擁四色之蓮花列七重之寶樹吾未適乎伊人豈宵行而畏露神龍之在九淵兮竢

風雲之推轂黄鵠高舉於千里兮詎無心於擇木常魚之服非白龍之可襲兮雜縣之鍾鼓非爰居之所欽吾將建明月之旗接回風之軨而息乎若木之陰

答陸倕知已賦　　梁　任　昉

原知已之時義故相知之信然乃貪廉之異貫奈勇怯之相懸貪在物而成累怯在我而可甄既自得於為御復甘心於執鞭矧相知其如此獨攬涕而潺湲雖有望於已知更非謂其知已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鄉

緬風流於道素襲衮衣與繡裳逮伊人而世載並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載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之取譬非升斛而能量匹聳峙於東嶽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忘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既藴藉其有餘又澹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平叔而靡雕似子臺而不朴冠衆善而貽操綜羣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與鄒顏乎董幄探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

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懸梁裁據梧而錐幄既文過而意深又理勝而辭縟洛余生之荏苒追歲暮而傷情測徂陰於堂下聽鳴鐘於洛城惟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荊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產終長勤於短生饑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闇求千里懸渴言象可廢筌蹄自黙居非連棟行則同車冬夜不長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娱

我未舍駕子已迴輿中飲相顧悵然動色邦壤雖殊離會難測存異山陽之居没非要離之側以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

贈任昉感知己賦

梁陸倕

夜申旦而不寐獨匡坐而怨咨命僕夫而夙駕指南館而為期學窮書府文究辭林既耳聞而存口又目見而登心似臨淄之借書類東武之飛翰斡工遲於長卿踰巧速於王粲固乃度平子而越孟堅何論孔璋而與公

幹或欲涉其涯涘求其界畔則浩浩淃淃彪彪淅淅譬長鋏於鞘中若龍淵與蜀漢濟濟冠蓋祁祁儁逸有竊風以味道咸交臂而屈膝或望路以窺門空升堂而入室彼春蘭及秋菊尚蕪絶於衆芳矧重仁與襲義信遼遼兮未央言追意而不逮辭欲盡而復忘竊仰高而希驥忽脂車而秣馬既一顧之我隆亦東壁之余假似延陵之如舊同伯喈之倒屣附蒼蠅於驥尾託明鏡於朝光謂虛無而為有布籍甚於游揚於是柔條颯其成勁

白露變而為霜歳忽忽而遒盡憂與愛兮未忘聚落葉於虛室聽羈雀於枯楊忳鬱悒其誰語獨撫抱而增傷託異人以蠲憂賴奇文而愈疾索黃瓊之寄居造安仁之狹室車出門其已歡無論銜杯與促膝譬郇子之唫松故未寒而能慄徒納壤以作高陋吞舟而為網值墨子之愛兼逢太丘之道廣陪九萬以齊征激三千而同上識公沙於杵臼拔孝相於無名非夫人之為感孰云感於余情指北邙以作誓期鬱鬱於佳城

感知己賦 有序

唐 李翺

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於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屬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虚日梁君知人之故也亦既相見遂於翺有相知之道焉謂翺得古人之遺風期翺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翺以拂拭吹噓翺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翺漸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

也翺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於兹五年翺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為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於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怍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於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方知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為知而不能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

而不能久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弗久翱雖不肖
幸辱於梁君所知君為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
人之遺風豈非深歟而逮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
短命遽歿是以翱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志
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翱之命久迍
邅厄窮也遂賦感知已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
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志

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兹之世獨厄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余生之多故兮特愧於世之誰知撫聖人教化之旨兮洵合古而乖時誠自負其中心兮嗟與俗而相違趨一名之五稔兮尚無成而淹屯路岐昔聖賢之遑遑兮極屈辱之驅馳擇中庸之蹈難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為苟天地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勁直於松栢兮淪霜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宣吾道之已而

士伸知己賦

宋 蔡襄

古有云賤而達己者道必有裕貴而得士者禮必與鈞意圖榮以高世竭游名於大人威鳳下而覽德微蠖屈而求伸謂周公多才揮沐吐餐而延白屋顏子具聖砥名礪行而附青雲故我浩氣集義遊於天真默守節而無悶動會時而益振彬文薄乎河漢長算騖乎臣鄰指素絃而稟潔紉香草兮生春彼美君子風度瑰偉烏在其蔓葛以均戚寧藉乎樹枌而接里夷廉嶷而索言詣

幽眇而均旨判桑植於異畦決斷涇於東水始傾崐而
娛玩遽倒廩而矜兮耽聖域以同與秩皇塗而並軌雖
韜瑕可以取璧兼體可以收非刿或太公蜕北海之居
安石翔東山而起我拒其歸誰執兹恥必使右雪苑之
席屣繡衣之履繩引堯舜以致君蒙合燕趙之多士茍
氣協而聲同偕克濟乎薰美者也且夫虹玉隱乎巉石
砒硃淪乎厝瀞麒麟非犬羊之比鱣鱏宣螻蟻之持沕
明淵而自得曷怵迫而外徙華屋千椽桑繒百惟積粟

乎京坻躍馬乎騊騠匪衰藏之雅尚羌得志而弗為何
蘊訣以發顏何挾巧而讕辭宜乎厚德表世嘉聞益時身
享崇高之貴目瞻咫尺之儀謂巧株可萬乘之器郎廟
非一木之支得於道不伐乎衆公推於室不懵乎內私
舉巖穴而悚觀峩冠佩而來思上弗求焉無曰蔑當吾
取下弗進焉無曰胡為我知然則人之膠於今者或安
於近泥乎古者或昧乎通擇其粉墨之異考以宮商之
同射乃墉上隼宜日中鳴鸖陰而子和雕虎嘯而生

風不然則名位相雄師學相攻耕石田而待稔懷珍髦而適戎故非五難而吐論和再刖而處窮嗟乎木秀林而必摧士入朝而見嫉絳灌隱堤而賈遷椒蘭發機而原黜子冉膏舌而墨幽臧倉圜睛而軻逸夜光明月抬訶按劒之年流水高山沉思絕絃之日在孤見之卓越發羣蔽之豐密借如說困刑戮何損其芳尹怙籽耨何鋪其香若歲早而澤及卒阿衡而自將惟聖哲之靚進俾業履之猗昌奚仕虞而弭廢由自戎而出亡秦何售

之而遂用遼厚之而遐疆仲負弩而仇君鮑何奪徽纆
與鋒鋩弗芥蔕乎左右麾千侯而拱天王設隕越於九
淵幾夷衽而易鄉甯倚輈而嗚嗌桓何寶其琅琅駿肆
語而靡著向何悟而趨下堂伊郄勲之末圖胥何利乎
錫土越石娛薪以相佯嬰何次驂而奄取平負郭而久
貧何梯魏而康寓信鼓刀以周身何異蕭而登輔節信
疲於游宦何怵心於皇甫正平厥於鸚雎何銜能於文
舉亮覘時而晦身蜀何奮之於畎畝蒙署藉而委質吳

何抗之於卒旅謇斯類之有徒殫筠素而曷敘彼王公之宏略豈數子智謀之能補畏遺德於冥鴻思灑恩乎施雨向使失風雲之會搆奇衷之伍或佗傺於草茅或殲危於俘虜亘天地以寂寥尚何流嘉風而建英矩者哉今茲有人遠陶聖世少齒鄉黌根雲英之節奏表眇域而墾耕躋陵隅之峻巇泳垠涘之淵渟若夫名山首乎黃老鬼谷譎乎縱橫桑羊役乎術計商鞅刻乎刑名姑還車而郤步目吾肆之豐贏既披閱吳而僑貢未幾

唱第於天楹賦從軍兮南土天蓋五而回星弃萬端而外騖愚幽壘而無營憶百趾以高附愚遭環而後行噂謫辯以旁肆愚抑闕而藉聲紛結游以走譽愚友益而盡傾親冒頤而雙白又齊伐乎大庭第假田不足以羞旨烏敢斬外物而薦榮睎往躅而結掇块回泬而崢嶸介語默於鄙室其誰燭之而使明勾蘖牙於瘠壤又其誰育之而使成豈云病畦而諂笑哀絰而賣名然世主炎黃之化鼎連邴魏之風時乎時者難值旦復旦以覬

逢儻率道而自進立誠知命抑在乎其中亂曰善知人者豈古有而今無善求知者豈彼智而玆愚儻固其窮而厚其薄必幽者綆而培者扶進抑時而退抑命爾其守約而于于者乎

懷知賦

宋 張耒

嗟余生之苦艱涉世故而多違望羣嘲而衆侮獨孑孑其從誰嗟若人之好脩外洵直而中奇挈余手而指津謂余車之不迷遵常度以夷行正六轡而安馳嗟終日

而無禽曰固然而曷疑惟言動之合符若方圓於矩規振高言於皇極流餘麗於奇辭沃道德以相酬心猒滿而忘飢愛日月而畏别卒悠遠而多懷跂余望兮莫瞻將駕言其從之何出門之多難頓我馬以嗟咨山叢叢而造天車欲進而畏摧臨江湖以浮舟蛟龍鬱其揚鬐路幽迥而莫通心鬱塞而增悲贈瓊瑶以致情恐所託之吾欺惟至技之難投或舉世而莫知儻一遇而見明葢至樂之無儷彼取舍之迷方或骨肉而相遺苟我心

之不察雖至愛而何施故烈士之報知己或殺身而不辭豈以生而易名誠內激而忘私風蕭蕭以戒秋蟬嘒嘒而鳴悲白露溥兮夕涼庭木颯其先衰羈我馬於東周蓋三歲其於茲老駸駸而來逼心鬱鬱而不夷顧所樂之莫從託宵寐兮庶幾酌尊酒以忘憂寫我心兮陳詩

酬德賦 有序

齊 謝朓

右衛沈侯以冠世偉才眷余以國士以建武二年余將

南牧見贈五言余時病既以不堪涖職又不獲復詩四年余忝役未方又致一首迫東偏寇亂良無暇日其夏還京師且事讌言未遑篇章之思沈侯之麗藻天逸固難以報章且欲申之賦頌得盡其體物之旨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言既未敢為酬然所報者寡於德耳故稱之酬德賦其辭曰

悲夫四游之代序六龍騖而不息輕蓋靡於駿奔玉衡勞於揃翼嗟歲晏之卧歎曽陰黙以悽惻玄武伏於重

介宛虹潛以自匿覽斯物之用含相犀方之動植弔悴
軀於華省理衣簪而自敕思披文而信通散怨懣於胷
臆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為深信懷
之其何已犀弱蔦之蔓延寄陵風於松杞指曲蓬之直
達固有憑於原臯彼排虛與蹠寔又相鳴於林沚與伐
木於友生詠承筐於君子矧景行之在斯方寄言於同
恥求相仁於積習寓神心於名理惟敦群之旅歲寔與
齊之二六奉武運之方昌覿休風之未淑龍樓儼而洞

開梁邸煥其重複君春華於帝儲我曳裾於皇穆藉風雲之化景申遊好於蘭菊結德言而為佩帶芳猷而為服援雅範以自綏懿前修之所勗昔仲宣之發頴寔中郎之倒屣及士衡之籍甚託壯武之高義有杞梓之貞心協丹采之輝被伊吾人之陋薄雖黼藻之何寘惟風雅之未變知雲綱之不廓譬層棟之將傾必華榱之先落翳明離以上賓屬傳體於纖蕚周二輝而分崩擠九鼎於重壑雖魚鳥之欲安駭風川而回薄微天道之布

新嗟員首其馬託余宭迹以多媿塊離尤而獨處君紆
組於名邦貽話言於川渚悵分手於東津望祖舟而延
佇慮古今之為隔豈山川之云阻賴先德之龍興奉英
靈之電舉事紫泥之密勿腰青緺而容與沾後惠以揭
來竟卒獲其笑語我艤舟以命徒將汨祖於南夏既勗
余以炯戒又引之以風雅若笙簧之在聽雖舒憂而可
假昔痁病於漳濱思繼歌而莫寫思靈降之未已奉京
枌而作傳臨邦塗之永陌懷余馬於騏𩥇望平津而出

宿登崇岡而興賦顧歸憾之南回引行鑣而東驅何瓌才之博侈申贈辭於萱樹指代匠而切偲比治素而引喻方含毫而報章迫紛埃之東騖釋末位以言歸忽乘驛以南赴連篇章之莫酬欲寄言於往句類鎩翮之難矯似洞源之不注意搔搔以杼軸魂營營而馳鶩爾腰戟於戎禁我拂劒於郎闈願同車以日夜城望昏而掩扉時遊盤以末極瞻落景之徂輝苦清顔之倏忽吝歡賞之多違排重闕而休告知南館之有依驂識門以右

轉僕望路其如歸忘清漏之不緩惜曉露之方晞聞夫君之東守地隱蓄而懷仙登金華以問道得石室之名篇悟霥中之廻𦚈欲輕舉而含𢕃離寵辱於毁譽去天伐於腥膻忽攜手以上征躋中皇之修迴巾帝車之廣軾櫂河舟之輕艇歷星街之熠燿浮天潢之漻溟機九轉於玉漿練七明於神鼎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於倏忽安事人間之紆婞哉

感節賦

魏　曹　植

攜友生而遊觀盡賓主之所求登高墉以永望冀消日以忘憂欣陽春之潛潤樂時澤之惠休望候鴈之翔集想玄鳥之來游嗟征夫之長勤雖處逸而懷愁懼天河之一廻沒我身乎長流豈吾鄉之足顧戀祖宗之靈丘唯人生之忽過若鑿石之末耀慕牛山之哀泣懼平仲之我笑折若華之翳日庶朱光之常照願寄軀於飛蓬乘陽風而遠飄亮吾志之不從乃拊心以歎息青雲鬱其西翔飛鳥翩而上匿欲縱體而從之哀余身之無翼

大風隱其四起揚黃塵之冥冥鳥獸驚以求羣草木紛其揚英見游魚之涔濟感流波之悲聲内紆曲而潛結心怛惕以中驚匪榮德之累身恐年命之早零慕歸全之明義庶不忝其所生

感物賦有序

宋 傅亮

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内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於時風霜初戒蛩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翾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燋滅為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

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目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

其辭曰

在西成之暮晷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蛚於前廡鑒朗月於房櫳風蕭颯以陵幌霜皚皚而被墉憐鳴蜩之應節惜落景之懷東嗟勞人之萃慼何夕永而慮充眇今古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詠倚相之遺矩希董生之方融鑽光燈而散袠温聖喆之遺蹤墳素杳以難暨九流紛

其異封領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史
訪心跡於汙隆豈夷阻之在運將全喪之由躬遊翰林
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穢旨既雅而能通
雖源流之深浩且揚摧而發蒙習習飛蚋飄飄纖蠅緣
幌求隙望燭思陵糜蘭膏而無悔赴朗燭而未懲瞻前
軌之既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拊
膺彼人道之為貴參二儀而比靈稟清曠以授氣修緣
督而為經照安危於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徇末而舍

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隨侯於微爵捐所重而要輕矧昆蟲之所昧在智士其猶嬰悟雕陵於莊氏幾鑒濁而迷清仰前修之懿軌知吾跡之未并雖宋元之外占曷在余之克明豈知及之徒爾謂投翰以增情

感舊賦 有序

唐太宗

余將問罪東夷言過洛邑聊因暇景散慮郊鄽流眄城闕之間覩弱齡遊觀之所風雲如故卉木維新少壯不留忽焉白首追思曩日緬成異世感時懷舊撫轡忘歸

握管叙情賦之云爾
惟端辰之餘隙屬凝陰於暮年時覿兵於九伐聊息駕於山川登臨原隰悵望郊壥覽綺紈之遊踐覩疇昔而依然地不改其城闕時無異其風煙想飛蓋於河曲思解珮於芝田挾彈銅駝之右連鑣金谷之前薪指倐其代謝舟壑倐而貿遷屬隋季之分崩遇中原之喪亂濯龍變為汙池平樂化為京觀天地兮厭黷人神兮憤惋遂收袂而電舉乃奮衣而雲翔據三秦兮鳳跱出九谷

兮龍驤揮寶劒之虹彩迴雕戈於日光埽欃槍兮定六合廓氛沴兮靜八荒昔總戎於藩屏今拱已於巖廊營餘故柳壘有殘牆懷壯齡之慷慨撫虛躬而自傷觀世俗之飄忽鑒存亡於宇宙林何春而不花花非故年之秀水何日而不波波非昔年之溜豈獨人之易新故在物而難舊歲月運兮寒復暑日月流兮夜還晝信造化之常經孰聖賢之可救於是停輿郊郭極眺山川信茲都之壯麗乃卜宅於姬年興亡兮代襲隆替兮相沿惟

在德而為固實棄道而難全仰煙霞兮思子晉俯浩汗兮想張騫歎高蹤之靡覿嘉令譽之空傳聊憑軾而靜慮懷古人而悵焉況復氣結隆冬歲窮餘律對落景之蒼茫聽寒風之蕭瑟雲散葉而無蔕雪凝花而不實霧嶺斷兮疑連煙林疎兮似密節物同於前載徵憂殊於曩日扣沉思而多端寄翰墨而何述

感舊賦 有序

唐 岑參

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五隱於嵩陽二十獻

書闕下嘗自謂曰雲霄坐致青紫俯拾金盡裘弊蹇而無成豈命之過歟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江陵公為中書令輔太宗鄧國公為文昌右相輔高宗汝南公為侍中輔睿宗相承寵光繼出輔弼易曰物不可以終泰故受之以否逮乎武后臨朝鄧國公由是得罪先天中汝南公又得罪朱輪翠轂如夢中矣今王道休明噫世業淪替猶欽若前德將施於後人忝年三十未及一命昔一何榮矣今一何悴矣直念昔者為賦云其辭曰

吾門之先世克其昌赫奕烈祖輔於周王啟封受楚佐
命克商二千餘載六十餘代繼厥美而有光其後闢土
宇於荆門樹桑梓於棘陽吞楚山之神秀與漢水之靈
長猗歟德之不隕諒嘉聲而允臧慶延自遠祐洽無疆
自天命我唐始滅暴隋挺生江陵傑出輔時為國之翰
斯文在茲一入麟閣三遷鳳池調元氣以無忒理蒼生
而不虧典絲言而作則闡緜蕝以成規革亡國之前政
贊聖代之新軌捧堯日以雲從扇舜風而草靡洋洋乎

令問不已繼生鄧公世賈須才盡忠致君極武登台朱門復啟相府重開川換新楫羹傳舊梅何糾纆以相軋惡高門之禍來當其武后臨朝姦臣竊命百川沸騰四國無政昊天降其厲瘥靡風發於時令藉小人之榮寵隳賢良於檻穽苟惛怓以相蒙胡醜厲以職競既破我室又壞我門上帝懵懵莫知我冤衆人憎憎不為我言泣賈誼於長沙痛屈平於湘沅夫物極則變感而遂通於是日光迴照於覆盆之下陽氣復暖於寒谷之中上

天悔禍贊我伯父為邦之傑為國之輔又治陰陽吏作霖雨伊郿廟之故事皆祖父之舊矩朱門不改畫戟重新暮出黃閣朝趨紫宸繡轂照路玉珂驚塵列親戚以高會沸歌鍾於上春無小無大皆為縉紳顒顒卬卬蹌數十人嗟乎一心弼諧多樹綱紀羣小見醜獨醒積毀鑠於衆口病於十指由是我汝南公復得罪於天子當是時也偪側崩波蒼黃反覆去鄉離土隳宗破族雲雨流離江山放逐愁見蒼梧之雲泣盡湘潭之竹或投於

黒齒之野或竄於文身之俗嗚呼天不可問莫知其由何先榮而後悴曷曩樂而今憂盡世業之陵替念平昔之淹留嗟余生之不造常恐墮其嘉猷志學集其荼蓼弱冠干於王侯荷仁兄之教導方勵已以增修無負郭之數畝有嵩陽之一丘幸逢時主之好文不學滄浪之垂鈎我從東山獻書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多遭脫輻累遇焚舟雪凍穿屨塵緇敝裘嗟世路之其阻恐歲月之不留睠城闕以懷歸將欲返雲林之舊遊遂撫劒

而歌曰東海之水化爲田北溟之魚飛上天城有時而
復陵有時而遷理固常矣人亦其然觀夫陌上豪貴當
年高位歌鐘沸天鞍馬照地積黃金以自滿矜青雲之
坐致高館招其賓朋重門疊其車騎及其高堂傾曲池
平雀羅空悲其處所門客肯念其平生已矣夫世路崎
嶇孰爲後圖宜無疇日之光榮何今人之棄余彼乘軒
而不恤爾後曾不愛我之羈孤歎君門兮何深顧盛時
而向隅攬蕙草以惆悵步衡門而踟躕强學以待知音

不無思達人之惠顧庶有望於亨衢

擬感舊賦 有序

明 王寵

正德辛未寵師事林屋先生於包山精舍凡再閱暑寒而退迄今庚辰八年於兹矣乃復來山中作感舊賦其辭曰

紛余慕夫好修兮潛大道以游神濟江河之浩瀁兮悵欲渡而無津彼哲匠之巍峩兮揚日月於八垠折疏麻之瑶華兮將以贈夫斯人亟憁恍而仰鑽兮又靡知其

所止紛虯龍之下土兮尺蠖蜷旋於泥滓車既殆而馬頓兮阻山川而徙倚忽日月之我遒兮去冉冉而不已經疇昔之故居兮志歆憾而顏泚滯淹留以無成兮將復修吾初服佩長劒之陸離兮冠切雲而矗矗民生各有所樂兮放吾道於空谷吸朝霞以為漿兮夕復餐夫秋鞠苟矩矱之猶存兮冀來者之可追吾令羲和弭節兮將以窮乎我師路漫漫其阻修兮殫吾生以求之亂曰驂騑斯皇莫余好也洵彼前修為我導也海嶽嶄巖

何當造也長夜漫漫志懣揉也矢心白日遵長道也

感遇賦　　元　涂幾

歲週遭其在甲兮嗟吾行之不猶前熊羆之咆吼兮後猿狖之啁啾朝裹足以憀慄兮夕燎薪其鬱攸編蒙茸以當席兮薦唧咀以為羞紛百怪其並進兮類南冠之縶囚涕浪浪其達旦兮雜雨霰而交流玄雲黯以承宇兮氛霧密而冢幬羌衆人之所惡兮曰先生其豈留相頑童專佻狡兮增吾心之隱憂余修身以不忒兮諒彼

蒼其無尤懐連城之重璧兮乃捐棄於道周宜造物之
隕罰兮孰為余而見收欲隱忍以終處兮彼狙鹿其馬
能儔望泠泠之修竹兮中有啇萃之書樓集梁園之能
賦兮列佩衿以來遊招先生其來歸兮又何懐乎故丘
始雖渝而終合兮誠主人之好修吾今爰居先路兮命
鳳凰兮翼輔終音書之不可託兮遡長風以夷猶亂曰
世無人兮莫我知兮被褐懐寶卒自迷兮菉葹薋藜取
危幃兮蘭有國香乃不持兮嗚呼噫嘻從古已然宜惟

余之慨兮

感宧籍賦 有序

明 湯顯祖

今上丁酉三月余以平昌令上四年計如錢塘盪舟長日篋中故有高士傳慨然尋覽之無存也童子故以宦林全籍進余覽其書書官書名書地書號大若麟角細若牛毛斷矣備矣反覆尋玩亦可以奮孤宧之沉心窺時賢之能事感而賦之

有平昌之令尹淹結課以孤羈偶猶夷而惧悵暫循求

於展披頗有仙班袪籙士品玄碑巾箱失檢記室忘攜既宦林之有籍豈童子之無知因而取御業已忘疲歎閱川而閱世何此書之可怡歷二京分列省之地界標四季合匝歲之天時其地界也東緜遼掖西折涼嶲北逾代薊南極滇黎控中軸於長安剖河山而四維皆百戰之所取宜一目之可縻署都官於南北擬周漢之東西南簡曹而少務北備寀而多儀外則邊遥其腹幹切其支臺省於焉受使州郡於焉稱知有斗僻以孤鎮亦

犬牙而交歧甫一逕以維絕或三嗇而扼竒下至一尉一候險如三毫三危有兼有特孰正孰裨莫不禹迹陟於周官堯封攝乎漢威猶恨缺紀官於朶衛失請吏於交夷其天時也選則通急之殊其候推則例閏之譎其期秘館視三年之學内徵以四稔為規奏計侂優而或殿報政當逺而或稽卧疴者往來於決歳予寧者去任以彌朞或逞將而往返或奄息之早遲第有聞其必鐫鮮存亡而闕疑覘邸報之日積直會計而改為是故日

歷終歲而猶把官籍適時而輒揮在近者摘新而賞實市遠者豫舊以酬欺非春秋也筆削聖而竊取非易也先後天而奉時時之為義大矣惟名與器隨之嗟夫大鈞寫物皇極鑄人物與无妄人生有真吾有身而易罷世喪道而難貿是以羞其編户榮乎縉紳然而布種詭雜值候續綸幸者乃為公侯之子卿相之孫前書厥考有階有勲後列環衛如官如恩托江河而猥大依日月而常新不必學書學劒自然允武允文又若駙馬都尉

一體天人在既富其何費獲至貴而無勤次則納貲而為郎亦以財而發身過此以往其勤可知矣清流之跡奮以文詞則必没身乎藻繢燥吻於吟咿寒暑侵而靡覺骨肉怨而不辭至如羽林隸業倉門學醫吏人讀律中書臨池玄流理樂天文測璣莫不窮年竭晷立骨銷肌彼殆胡為乎爾誠亦有所用之又其甚者作奸犯科知無不為跂榮分儛迂乎取奇皆欲爭毫釐於此籍之上附咫尺於半部之餘外有乘間觝戲能畫能碁微言

解頤說劒說詩日者狎客夜來祕師皆得遊大人以成名指旁流而借貸下則緹騎惡子前魚弄兒一則如貙如豺一則如韋如脂無足比數何所覬覦然而物有所至事不可知買功爵於攫金之後乞告身於枕袖之時經營衣錦踐躐綦絲在主爵而無靳咤刺㓹以何遺第云為之則是敢曰文不在茲嗟夫天下亦大矣仕人亦夥矣有鳳凰之官則必有蟣蝨之使有金玉之音則必有冀土之士巨海茸龍蚌以鋪文太華總松榛而擾翠

散之人有十等合之天無二日天其平也不平人則不一也而一不平謂何有一有多有終身於帝所有絶望於廊阿有十年而不調有一月而屢加有微欬而輒振有一蹶而永蹉有弱冠而崢嶸有白首而婆娑有受萬金而無譏有拾斤羽而為瑕有擁蒳於華美有投牒於荒厓有提醒而擬方伯有守郡而無建牙有瞻憧容而鳴豫有絶父母而勞歌有長孫曾而襲珪有鬻子女而還家有上壽而賜尊有自經於幽遐麗風者衍言笑而

加翼絶津者鼇號咣而靡槎得時者隨俯仰而皆妙失
志者任語嘿以無佳徒使壘守者視此書而失據捷闕
者指是刻以嚴誇智愚勇怯於斯乎盡貎貧富侈嗇於
是乎交賒細則鑽如蚊蚋大則據若蛟鼉緩則穆如墳
篪急則慘若鎧邪覩屬之榮悴以此人身之軒輊匪他
何必耆舊傳而特筆人物志以編摩第登名於仕版若
陟巘以盈科有規有矩如琢如磨諒有朝其必市想無
臣而不波乃有揚休山立遶戚駘駝姓名外說爵地參

差鷺視蝨其一粒豹覺鼴以隨寠苟有懷而未瞑總奔命於旁羅是故謁選則咳成雷雨議汰則委若泥沙地貴則聯之以雲錦命賤則等之以風花至消詳於品列益撫卷而增嗟名理儔而價售功勤埒而溢夸等奇節而抑真並文林而采華然則兹籍也蓋有朱紫異質淄澠同和者矣迨其甚也且有人焉巧若窮奇昧若渾敦名可以冠楚杌貌足以鑄神奸物論之所必去兹籍之所獨存方炎木而未已或閱季而彌尊亦有行若處子

智若耆舊望足以壓折非是才足以替獻可否謂周行其必先視百爾而宜後比索名於右方復展轉而烏有或置無人之境或寄冗從之數冷之以所必厭障之唯恐不走彼拙效其常然宜削籍之所朽徒使頑弱之人覽茲籍也耀其貴如得如鶩黯其賤如失如玷懲死灰之不然慕積薪之所占身已沒其焉如貴及生而可鹽捐亢壯以和顏算幽憂而委念然則茲籍也能使人采色飛舉道心沉亂可觸手而偶覩難淹神而久玩忽掩

卷而惘然吾亦多言之為幻矣

御定歷代賦彙外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外集卷四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龔際美

御定歷代賦彙外集卷四

言志

玄覽賦　　梁元帝

歲次旃蒙月建司空𡚁戾陰之呂扇廣莫之風蕭子寒惟九水作牧三宫乃盱衡而言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惟地蓋厚惟王國之粤哉皇之握鏡實乃神而乃聖陳六聯於八則弘九職於三令運璇樞而御宇執玉衡而

齊政大矣廣矣無得而稱俯躐踽於軒羲諒斗宵於子如包河圖與洛書括龍官乎鳳紀超大德於百王高鴻名於萬祀惟天縱於副后踰啓誦而惟首既倫儒於肅成復斷獄於長壽宣止丕莊屈膝將令班鄭捧帚譬衛樽而待酌若懸鍾之須扣前踰繫象之外聲高洙泗之右伊俯已之顓愚謬聯萼於天衢筮東門而畫野創南國而分墟詔伯宗以為儐詰內史而策書用分茲於茅社從侯服而俾予類金獸以封建非桐珪以錫處爾其

湘水之東即戎鼉蒙魏甘露而分邑吴太平而定中鎮麟山之隺嵬傍龍跡其穹窿金城高而相屬石燕起而依風豈連鏕於分陜羡追蹤於二公彼琅臺之作守有彭泗之嘉名殊並海之分地異魚石之所城經沈子之高墉蓋水運之堤封謝禮樂之干櫓閲武騎之翢衝軾錦車而前鶩驅魚軒而繼蹤無復鸞歌鳳舞唯對緑柳青松留吴宫之宿燕響平陵之夜鐘飛余轡而西征戍太真之舊營鳴節鼓之金鐲屯戎車於石城戮滔天之

封豕斬橫海之長鯨每輟書而歎息景樹德之風聲從王役於鏡中浮文鷁而載鴻經謝亭而帳飲想彥伯之高風度五城而騁望見三冀之無窮故以飛雲蒼隼白鱧青桐金吾舍利鳴鶴紫宮眺方嶽乎雲間望赤坂之朱殷想真長之送别懷愚𧖴之還山比檣檥而方遠彼松舟而未聞倦旅泊於新丘同渭水之不流或千人而並唱乍萬人之相鈎毀橋由於琰度鑿空資於仲謀睇三茅之靈祕懷九轉之仙記紫臺石室之文青首銀函

之字獨有披霧之心彌軫凌雲之志捫殷碑之愴望挹

延州之高讓井竈沸而蛩蟺勢崎嶇而低昂見傳巴之

度曲聞安歌之浩唱想觀樂乎朝陽憶紵衣乎夕張迴

余舲之美風聳余棹乎雲陽彼桑梓之必敬況枌榆之

舊鄉將遊目於五湖乃浩覽於姑蘇臨閶門之跨水聳

重闕而開都睇太伯之卜祀爰避國於勾吳去西滸之

樂政尊東夷之楷模時渡谷水之陽尚想嘉禾之方壯

慶亭於吳后雄槜李於越王觀泉亭之涌波崖巍巍而

峨峨張素蓋而縈洲嶼馳白馬而越江沲鼓洪濤於萬里曾未動於纖羅及戾止乎東甌登王罔與銅牛山東武而遥集鴈南海而飛浮巖亭亭其似蓋氣峉峉其若樓登舜橋而延首瞰禹井而淹留御史之牀猶在督護之門不侈雖濫同而借寇媿人瘼之何求皇覽揆余之忠誠詔入謁於承明既攝州於淮海且作尹乎中京慕張生之摘伏挹邊延之勵精珥金貂而待問鳴玉珮而趨庭兼三河及三輔總九緯乎九經揚王庭之俊選開

褎然於前則時濫假於中台掌邦教之觀國乍南宫而薦士且右鄉而表德判辟雍之樂語辯金馬之儒墨驅安車以騁望壯天居之麗極詳夫皇王爰處本無定所竟都平陽舜在冀方玄王居亳成周卜洛故知黄旗紫蓋域中爲大天地之所合風雨之所會蔭美氣之葱葱浮鄉雲之靄靄獝梁山而成䦨縈長淮而似帶昔者甘泉暉章平樂未央凌霄飛雨麒麟鳳凰九華仁壽百福明光玉階紫闈雕柱錦牆木蘭爲棟文杏爲梁温臺冬

燠秋凓夏涼甲乙之帳庚辛之枋未有祇園之右齊之仁壽用擬舟航長為稱首日殿月宮金池珠叢七重迢遞千柱玲瓏虹橋左跨鴈苑南通紫紺之堂臨水青蓮之臺帶風及夫暾光未旭更籌曙促猶然陽燧之火尚執驪龍之燭或帶桃花之綬下響玄山之玉爰八命而建旟誠非親而勿居應鳴鞞於龍角覆緹幕於熊車開轅門於淮渚泛艅皇之容與吟紫騮之長歌奏玄雲之疊鼓開右座而納文設左廣而披武既風起而雲飛復

摧班而拉虎泛樓船而鬰紆憶霸楚之雄圖悲騅馬之不逝忘鹿逐之長驅豈烏江之天險資赤帝之神符於是途經濯疊水分當利彼吳王之連和延魏后之交質趙將軍之建鄴平侍中之奉使亮鼎足其何言限修江而為二泊九井而問津蓋六服之都會方函谷之設險譬魯陽之襟帶觀棄繻之裂帛見高車之輔軑顧濡須之故壘每當食而忘飯鬬二虎於江干爭兩龍於修坂既凱捷而來旋遂鳴鐃而獨返彼銅山之可傷何驕容之

無方已築長洲之苑復實海陵之倉遂稱兵而内侮宜朝起而夕亡原西陵以肇基始衡梯於士治載為前茅之首實表勤王之師同薏苡之興謗成貝錦之深疑良弓藏而高鳥盡入不謙而出不辭遊雷中而徜徉遇日吉而辰良祀公瑾以桂酒薦忠肅以椒漿實討曹之英策蓋謀桓之秘方衣披披而屢舞神欣欣而樂康弔劉安於下雉聊載懷於博史或策杖而龍飛或叱石而羊起將雞鳴於天上遂埋䰟於萬里匪仙道之云偽蓋為

仁其由已經釣臺而高邁過鄂渚而西浮變青門之三襲為黃壓之一丘城逶迤而中斷階陂陀而半留分沙羨而啟鎮即開蕃於夏州星尚連於翼軫含兼分於斗麗滄浪之水清良信美乎濯纓嗟其釣而非釣復何慮而何營羌有顧而不獲拂蘭橈而上征冬已謝而春辭聊方舟而水嬉看白沙而似雪望却月而成眉臨石渚其如鏡玩弱柳其猶絲停赤壁而延佇聊愴望而方思吳水鄉之舟檝魏陸産之皐貔本吳長而魏短況地

利與天時結憤風而炎上燎原火於鷩飈灰霧霏而擊馬箭參差而麗鼉成班車之遞氣碎當途於鹿麋分洞庭於吳工限東益於巴丘如淄澠之相別似涇渭之分流雖滔滔而直瀉終耿耿而橫浮想蘭香之薦枕懷娥皇之夜遊若夫子瑜設險之記閶遨遊泳之地既下車而踐境早詢求於方志曉泊鸞拳之津夕瞻荒谷之寺居柳下而布德坐棠陰而高視班六條於宰邑賢十部於從事每題輿於仲舉宣虛名乎叔治藉務隙於登臨

乃紛吾之本志時復設羽蓋揚旌旆乘雕玉從貝帶浮雲起登高唐泛枉渚望涔陽荆棘生於龍門之下狐兎穴於馬攷之旁臨章華而流眄見舊楚之淒涼試極目乎千里何春心之可傷其舊渚宫也夾江帶阡布濩井田通逵交逬高門接連人腰水心之劒家給犬耕之田既追隨而得性實燕處而超然若平臺之中觀閣相通雄梁渡水壯異臨空金堤之路銅鞮之宫閣寫凌霄路布麗譙横走馬而為觀擬牽牛而作橋爾乃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三色黄甘千户朱橘桃蔭井而成蹊萍浮江而泛實蟬鳴枝而候稻范飛冠而吐蜜復有水底石髮山筋地骨書帶新抽屏風互發反魂長生靈壽女貞金鹽玉豉堯韭舜榮交讓之目代謝之名忘憂長樂枇杷鼓箏竹則筼簹緑菉交戰策皮淚沾虞后龍還葛陂便娟防露檀欒夾池聊右書而左琴且繼踵於華陰彼門人之問道各家求而有心先鉛擿於魚魯乃紛定於陶陰識三家之云謬知五門之可尋時仰稟於皇猷討巴

濮於禪儋乃稜威於華墨出車檻之云脩觀月窟之入附覩日勒之來遊既虎牙而成號又龍額而為侯仰皇德之洪深疑朱離於侏任見白題之蹋鼓看烏孫之學琴獻桂條之良貴奉桃枝之怪琛嗤聚米於馬援哂畫地於臧旻彼蠢爾之爲鯁伊憑陵而未静異黄巾於黑山非緑林於青嶺余喟然以指蹤實濟寛而持猛負弩光之文翎驚漢陽之夕景麾靈琚之左轉光玳瑁而右參白雲生而陣合紅塵起而軍暗於是驅驌驦命蹶張

迴翠蓋之金爪臨絳宮之玉堂擬都護之戊己模荆尸之甲裳作齊軍之減竈數燕師之卧牆觀田畯於虞澤命車石而前驅猶從戎於細柳若驅馬於長榆狝猿鳴之抱木傷兔走之依株每愀然而作色方載馳而轉軾閱放麑而興憫對亂麟而動惻列高宴於城隅駐五馬而踟躕乃有青琴碧玉絳樹綠珠西河王豹東野緜駒蘭釭夕然合璧斜天照流風之迴雪映出水之初蓮非吾心之所悅曾未始而流連濫叨榮於分陜踰一紀之

星躔子既生而冠穿嗟留滯以迴邅罷臨邊之瑞節觀赽黎之臥轍向秋野之蒼茫對寒江之幽咽散歸雲之鬱翁吐長風之颼飀聞羌笛之哀怨聽胡笳之悽切慘余袂兮淚成行攀余轅兮不忍別奉信圭而入朝驅駟馬而秉軺既總司於戎旅亦兼飾於豈貌登贊踞而目極忍平原之已超帶方逵之九軌接馳道之三條彼重門之擊柝馮霞起以建標雜丹樓以藻井間青山於綺寮瞰落星之從龍覯爟火之迢遞鬱如遂萊之臨滄海

慄如崑崙之出絳霄函夏之所覿江漢之所朝若夫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胥連紫達華平朱草麒麟五色飛兎偰翼集我君圃之旁游我帝梧之側於斯時也天子郊禘于圜丘高玉簡於東漢蕩金版於西周奏蒼璧而服大裘樂有雲翹之舞牲非繭栗之牛設黄琮而禮地望方澤乎神州節會咸池之琯冕無繁露之旒觀三農乎九穀薦黍稷之種稑命甸師而清塵詔封人而出宿敬青壇而致虞動舉耜而祈穀時季春之上巳臨祓禊乎

沼沚杏花發於露寒棘實浮於濛汜爰長久之御節採
日精於山趾天策夜而動星鈎陳朝而按軌予是時也
陪玉軑節金羈驅騄駬躍翠纛秉倜儻控權奇賫劒昭
晰綵韉陸離乍俯馬足時仰月支見靈烏之占巽觀司
南之候離習執鞭而珥筆雖日夕而忘疲粤重明堂地
景已乎正陽乃八牕而四達開工圓而下方置陰鑒之
明水設珪瓚而盈觴辞天官乎冢宰服端委而辨方虔
植物之薀藻鄶將饔之牛羊藉鴻私而置傳復推轂而

懷方沂峧川於滙澤沿鵠塞於潯陽何蠡川之浩浩而匡袖之蒼蒼其匡袖也盤紆嶒崪嶾嶙鬱律峻極於天干霄秀出岑嶔崎嶬烏冕蔽虧峆岈谽閜背原面野噴飛流於天末鼓雷霆於巖下聳高館於雲中聯叢祠於星社雕甍綺閣吁可畏其欲落雲霧杳冥縈萬嶺而俱青照曜山莊岧嶢石梁鴈門餘帳隆安故林鏡臨江而分影爐銜花而共香若乃羽族徘徊察風應雷鴛鴦感夢乾鵲知來露華挾雌而嘯侶銜環帶壟而含猜孔接

影而颸颸鷁交頸而毰毸爾其彭蠡際天用長百川沸渭瀹溢潋淡連延大則浩汗滉瀁細則澆灌潺湲遇祈颸之弗爽彼所報之無愆且搏搖以九萬乍高颸而三千其中則有瀺灂嘉魚燕羽龍鬚戴星含石蒲身雉軀乍浮圓鏡時泛明珠報蕩子之長信送仙人之短書恥觀魚而為樂解舒鴈於高繳必冀孔愉之龜當如噌叅之鶴慨衡冠而發憤嗟吾人之施薄覩進退於戎生每篤靖而居貞羞為金谷之富不矯石閭之清每鞠躬而

遵節藉王道之既平貴静者人所便予得之於自然非三百之不足惜五十於豐年笑汙斜之行潦喜甘雨於石田飛新梅於倡粉拂輕絮於房縣月芝抽而曉落燈花開而夜然菊從風而金散荷帶水而珠圓已寤歌於折柳復行吟而採蓮課七分與六日推兩地與參天夕章程而鉤股亦剡注而參連幼墳籍以自娛近方令而不渝雲氣芝英之篇懸針倒薤之書緘乎蒸栗之帙飾乎酸棗之珠擬河獻之留真希淳于之席珍臨秋水之

至樂登春臺而自欣鑿户牖而長望混木偶而兼陳嗟
今來而古往聊絶筆於獲麟

哀時命賦

漢 嚴忌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遇時往者不可
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抒忠情而屬
詩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兹心鬱鬱而無告兮
衆孰可與深謀欿愁悴而委惰兮老冉冉而逮之居處
愁以隱約兮志忱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廣

而無梁頗至崑崙之縣圃兮采鍾山之玉英擥瑤木之
樿枝兮望閬風之板桐弱水汩其為難兮路中斷而不
通勢不能淩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然隱憫而
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徉悵懭罔以永思兮心紆軫而增
傷倚躊躇以淹留兮日饑饉而絶糧羌抱景而獨倚兮
超永思乎故鄉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白
日晼晼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車既敝而馬罷兮蹇
邅迴而不能行身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

冠崔嵬而切雲兮劒淋漓而縱橫衣攝葉以儲與兮左袪掛於扶桑右衽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上同鑿枘於伏羲兮下合矩矱於虞唐願尊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湯雖知困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枉害方世並舉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衆比周以肩迫兮賢者遠而隱藏爲鳳凰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靈皇其不寤知兮焉陳詞而效忠俗嫉妒而蔽賢兮孰知予之從容願舒志而抽馮兮庸詎知其吉凶璋珪雜於甑室兮

朧康與孟陬同宮舉世以為恒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幽獨轉而不寐兮惟煩懣而盈匈魂眇眇而馳騁兮心煩冤之爞爞志欿憾而不憺兮路幽昧而甚難塊獨守此曲隅兮然欿切而永歎愁修夜而宛轉兮氣涫鴻其若波握剞劂而不用兮操規榘而無所施騁騏驥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置猨狖於櫺檻兮夫何以責其捷巧駟跛鼈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升釋管晏而任臧獲兮何權衡之能稱箟簬雜於黀蒸兮機蓬矢以射革

負擔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脅於機臂兮上華聯於矰弋肩輕側而不容兮固陿腹而不得息務光自投於深淵兮不復世之塵垢孰魁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鑿山楹而為室兮下披衣於水渚霧露濛濛其晨降兮雲依微而承宇虹霓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下垂釣於谿谷兮上要求於仙者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喬而為偶使梟羊先導兮白虎為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

鹿而容與魂怔怔以寄獨兮汨徂往而不歸處卓卓而日遠兮志浩蕩而傷懷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網羅如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遊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為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沉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志怦怦而内迫兮履繩墨而不頗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慨塵垢之枉攘兮除穢累而反真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而淑清時厭飫而不用

兮且隱伏而遠身聊窟竄而匿跡兮歎寂寞而無聲獨便悁而煩毒兮馬發憤而紓情時曖曖其將罷兮遂悶歎而無名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夭隱而不榮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懷瑤象而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生天墜之若過兮忽爛漫而不成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憯怛而萌生願一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

哀千里賦

梁 江淹

蕭蕭江陰兮荆山之岑北繞琅琊碣石南馳九疑桂林山則異嶺竒峰横嶼帶江雜樹億尺紅霞萬重水則逺天相逼浮雲共色浤浤無底溶溶不測其中險如孟門谽若長河參差巨石縱横黿鼉若乃夏后未鑿秦皇未闢蘄巖生岸迤邐成迹馳湍走浪漂沙擊石伊孟冬之初立出首夏以歸來自出國而辭友永懷慕而抱哀魂終朝以三奪心一夜而九摧徒望悲其何及銘此恨於黄埃於是鴻鴈既鳴秋光亦窮水黯黯兮蓮葉動山蒼

蒼兮樹色紅思雲車兮沉北望蜺裳兮澧東惜重華之已沒念芳草之坐空既而悄愴成憂憫然自憐信規行之未贖知矩步之已難雖河北之爽塏猶橘柚之不遷及年歲之未晏願匡坐於霸山

哀江南賦 有序

周 庾信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

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羇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唯以悲哀為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

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判壁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非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為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鉏耰

棘豁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
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
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
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况復舟檝路窮星漢非
乘槎可上風飇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
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
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

為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戸西𧴯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歙為和親之侯班超為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闇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删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辦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卧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為兒戲縉紳以清談為廟

略乘漬水以膠船馭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猿鶴弊簞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既而魴魚頳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艅艎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為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為梟為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為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柯於大夏識烏卵於條枝

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胄既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因反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烏起横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鬬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黄圖填盧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

之戰陶侃空爭米船顧榮虛揺羽扇將軍死綏路絶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為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敵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牆大事去矣人之云亡

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冑落魚門兵塡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没或以隼翼鷃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敵強城孤氣寡聞鶴唳而心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横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墋黷天地離阻人神慘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迴地軸探雀鷇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

曹社之誅人有秦庭之哭爾乃假刻璽於闗塞稱使者之酬對逢郢坂之譏嫌值彤門之征税秉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而鈎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闘飛燕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下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黄蓋已先沉於杜侯落帆黄鶴之浦藏船鸚䳌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隂陵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壁而沾衣檥烏江而不渡雷池

栅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煙巢禽無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居於七澤濱於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禄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承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方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欹斜之小徑掩蓬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於時西楚霸

王劒及繁陽鑿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樯沉白馬而誓衆負黄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於石城戈船掩於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燻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為燈飲頭為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踞龍蟠加以黄旗紫氣莫不隨狐兎而窟穴與風塵而殄悴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牕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

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孤偃之惟王實勤横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温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飈凛然水神遺箭山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馬浮蛟沒船才子併命俱非

百年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恥去伐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況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揺矣既而齊交北絶秦患西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吴驅緑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乗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符荆門遭廪延之戮夏口濫逵泉之誅蔑因親以致愛忍和樂於彎弧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三端登

陽城而避險卧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形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俄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渡臨晉而横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户箭不麗

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辟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拑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枝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偽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於羣帥硎谷摺拉鷹鸇批擳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蟄燕暗逐流

瑩泰中水黑關上泥青於時瓦解冰泮風飛雹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愈多才人之憶代郡公子之去清河栩楊亭有離别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别有飄飖武威羇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凫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

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隨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為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泊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

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濶不可問天况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迫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皐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愍時賦 有序

梁宣帝

于謹平梁之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故地乃

曰恨不用尹德毅言以致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尋恥威略不振常懷憤懣乃著愍時賦以見其意其辭曰

嗟余命之殊薄實賦運之遘屯既殷憂而彌歲亦坎壈而相鄰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反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璽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范之明略媿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伸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怯弱本無志

於爪牙謝兩章之雄勇悉二策之英華豈三石於鄧杜
異五馬於琅琊直受性而好善類逢生之在麻冀無咎
而需慶庶保静而蠲邪何昊穹之不息值上帝之紆眷
神州鞠為茂草赤縣遠於長蛇徒仰天而太息空撫襟
而咨嗟伊古人之有懷尚或感於知己况華萼聯於霄
極寵渥流於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昔待
罪於禹州歷三考而見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隆於宗
子始解印於稽山即驅傳於襄水攸南陽之舊國實天

漢之嘉祉既川嶽之形勢復龍躍之基址此首賞之謬及謂維城之足恃値諸侯之攜貳遂留滯於楚川等勾踐之絶望同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潺湲歸歟之情何極首丘之思邈然忽值魏師入討於彼南荆既兵車之赫赫俄一鼓而淩城同寤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實有感於生靈伊吾人之固陋本漂泊於流萍忽沉滯於兹土復歲月而無成昔千乗之畿甸今七里而盤縈寡田邑而可賦闕丘井而

求兵無河内之賁峙同滎陽之未平夜騷騷而擊柝晝
子子而揚旌烽連雲而迴照馬伏櫪而悲鳴旣有懷於
斯日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於昔者驗
往記以瞻今何名高而事寡寂寥井邑荒涼原野徒揄
揚於宋玉空咨嗟於司馬南方卑而歎屈長沙濕而悲
賈余國家之侯匡庶興周而祀夏忽縈憂於此屈豈年
華之天假加以狗盜鼠竊蜂蠆狐狸羣圉隸而爲冦聚
臧獲而成師窺臨津渚跋扈江潛屢征肇於般歲頻戰

起於軒時有邑興於夏典采芑善於周詩方叔振於蠻貊伯翁捷於淮夷在通職其能幾會斬馘而搴旗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可欺交川路之云壅理惆悵而未怡

抱關賦 有序

宋 王回

嘉祐五年回始仕為衛真主簿日負吏責憫已之不如古人也作抱關賦

抱關之無責兮聊可充吾食兮匪可食兮吾何易兮抱

闗之無愧兮聊可田吾仕兮匪可仕兮吾何累兮抱闗之無悶兮聊可託吾遯兮匪可遯兮吾何患兮

經丘賦 有序

明 石珤

頃在田畮始親稼穡徜徉丘壑亦足雖虞乃知七者之作意非止於逃塵三農之流事亦兼夫適志樂則生矣而豈徒哉昔人有言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竊嘗病其失出處之幾為依違之計既非懷蓋以事君亦豈樂道而忘勢以今觀之他人有心其則不遠容

有若此者也因感淵明崎嶇經丘之語乃作茲賦以寄興焉

經高丘以騁望兮獨延佇而徘徊遵臥龍之長岡兮陟呼鷹之故臺覽宜安之廢墟兮拾兜鍪之繡苔懷珠履之繽紛兮悵頽波之不來方全趙之有國兮固用賢而得士掎東壤之雄孤兮扼方城之封豕雖韓魏之近交兮亦勤乎而屢盟彼暴秦之虎噬兮又何怪乎縱横屈澠池之一擊兮再奪氣於連城終將相之立朝兮不踰

漳而用兵伊振世之豪傑兮徒名存而骨朽宜達人之大觀兮遂託情於杯酒籍既猖而興慟兮康又疎而被戮相五柳之高風兮若停鸞而峙鵠予既惜今人之兮隂兮又慕往哲之遺躅岌崎嶇而展遊兮抱山頭之黄犢草茸茸而植杖兮波汎汎而浮舟樂故淵之馳魴兮矯出谷之鳴鷗念遠遊之既歸兮存墨貂之敝裘撫伯牙之孤絃兮感莊叟之犧牛露泥泥以沾衣兮佩淩風之縹緲逢沮溺之偶耕兮遇丈人之荷篠洌清泉之可

濯兮瑩石鼓之宜考望唐虞之大廷兮效岡陵之善禱吾聞志士之未遇兮恒泮渙以徜徉苟吾道之固貞兮楚非存而凡非亡抱隆中之雙膝兮銷南郡之隱憂馳九折之畏阪兮凛飛雲之在軸悵蒼生之含望兮蹇東山之漫遊忽青霄之秉路兮展黄扉之大謀則夫成四海之式瞻兮固丘壑之所養或廟堂之潤色兮或江湖之夢想進機衡而霖雨兮退鞅掌而棲遲惟坎止而流行兮彼蒼蒼其命之乃知參天薄日之老栢兮固何以

異於秋菊之垂垂

遂虛賦有序

明 盧柟

姜次渠鄴之良郡貳為要路所忌徼入部士民傷之因有所賦辭曰

丙辰暮春壯遊鄴都超反隩㕁平蕪羊腸走險鹿角通衢蕩陰開其南邯鄲掎其北左引衡漳之浦右據太行之塞誠京邑之藩屏霸王之區域於是鴻風昌慶雲蔚大人起神龍會決閶闔兮叙長雲瀰四海兮歷河濆翔

韓陵兮俯洹野戢亶甲兮紹前勲若乃承流三輔翊戴王室目牛無全害馬迸跡春秋郊行生物蕃息士女謳歌鳥獸翔舞式孚四國爾其優游暇豫退食在公凫雀行嵠山鳥下聽青苔繞户緑樹垂榮窺明月兮虚堂仰浮雲兮太空佐卧治於淮陽賫芳猷乎廣平誠希世之哲匠乃邁古之化工爾迺梁父欝興二塗並起静無寧波動即覆軌蒼蠅鳴白黒溷市虎張真偽眩巾征車之閬閬兮去東陽之舊疆歷鸊鵜之荒陂兮趋爛石之峣

罔虎澗罷嘯龍山蔑光瑶草就歇玉晥横傷風淒其而
啟塗雲蓊鬱而飄揚玄猿綠狖睢涘靸踏排林蹶石羣
呼狂驟於是賓北門張祖宴諸侯來方岳餞征馬鳴雲
旗亂笳鼓競起金石交作絲簧迭奏絪緼憭慄圍軋護
濩發言為酸振衣為喟左右淚落莫敢仰視豺狼嘷兮
路垂鴟梟鳴兮林間欲往從兮不可將獨處兮懷戀爾
乃君門萬里一視無際天閽攫人閴噁贔屓虎豹環繞
鉤蛇傍衛自非飛仙捷徑而分入又孰能排紫宮而謁

上帝於是燕國大夫退而歎曰僕本澹人游心太空涇渭渾噩出入濛鴻等天地兮山川猶毛髮兮在躬我無物而不得物無我而弗通總唐許於瞬息齊菌桂於一終乃今神游於太玄遂吾虛於無窮爲之亂曰若有人兮秉紫煙入大化兮超蹄筌佩冠劒兮工下照日月兮回沿何蚑蹺之少虞又奚足爲吾芥焉